

小鬼的故事

陶钝



“小鬼”的故事

陶 钝

中国曲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北京

“小 鬼” 的 故 事

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一二〇一印刷厂印刷

字数 100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4³/₄

198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1—80,000

书号10227·026 定价0.37元

自序

一九七二年秋天，经过了六年的风风雨雨，因为年逾七旬，我从静海干校获准回家。在干校当保管员，整天和柴、粮、油、菜、犁、耩、耙、镢打交道，从来没想到什么写作。回家“抱孩子”，儿女都四、五十岁了，不需要；“捅炉子”，用不着，烧的是煤气；“提篮子”，有人提，争取不到手。无事清闲，又想写点东西。可是，还是那枝破钢笔，拿在手里却沉甸甸的写不出字来。不是钢笔不供水，而是脑子里抽不出丝来，这是笔墨生活荒疏的缘故吧！

我只好找朋友谈谈，到家乡和工作过的地区走走看看，重温一些旧光景。开始写这部《“小鬼”的故事》，用的是散文体。写到第七段的时候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。因为我到西苑旅社探望了山东省搞曲艺工作的朋友，“四人帮”及其亲信，竟以“复辟夺权”的罪名，对我实行隔离审查，并牵连了几个省市的曲艺工作者，人们称之为“陶钝事件”。我的信件和文稿都被强索去，这半部《“小鬼”的故事》也难逃他们的黑手。审查者看了这半部稿子以后，要我交出下半部的写作提纲，我没有写。又要我写写作的动机，我写道：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和两个“小鬼”搞互助，他们帮我搞生活，我帮他们学文化和政治。到了解放战争时期，这两个“小鬼”都参加了主力军。全国解放后，我又按当年参军的渠道查

问他们，这才知道他们为了祖国的解放，为了革命的事业都壮烈牺牲了。我写这部作品，就是为了纪念他们。再则，我的家附近有三所小学、两所中学，触目都是青少年。那些年不少青少年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，自由散漫，不守纪律和秩序。我写这部作品，强调了遵守纪律和秩序，青少年读了之后可能受点教育。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，任凭他们摆布吧。他们无非是要把这个未出生的婴儿，掐死在娘胎里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这半部原稿又回到我的手里。很多文艺工作者砸碎了精神枷锁，努力工作，再现了创作的青春。我也不甘落后，就先补写这个作品的后半部。

这么一部十来万字的作品，经过了这么多的曲折斗争，才在今天写成出版，正说明了没有什么超出政治之外的文艺这个真理。

党和政府号召作家要为少年儿童写读物，我虽八旬已过，也应当尽到这一份责任。我把这部作品由散文体改成可读可说的形式，使它可以作为照本读的故事，也可以作为评书评话的梁子。希望从事少年儿童教育的同志们，抽时间读一读这本小册子。如果您以为它的内容对于教育少年儿童守纪律守秩序有好处、形式也能引起读者兴趣的话，就请您介绍给中小学的学生们，使之起到应有的作用。这样，作者的愿望就算达到了。应当先谢谢你们！

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五日

目 次

一、“小鬼”编成了班·····	1
二、“小鬼”班的鬼点子·····	10
三、发现了野孩子·····	22
四、找“小鬼”报敌情·····	31
五、野孩子立了战功·····	41
六、顽铁进熔炉·····	50
七、按对象循循善诱·····	59
八、为了一个桃子·····	71
九、一次紧急集合·····	84
十、假手榴弹换真大盖枪·····	94
十一、赔礼道歉姑认侄·····	104
十二、大“扫荡”中锻炼·····	116
十三、隐蔽侦敌作向导·····	128
十四、“小鬼”成了战士·····	139

一、“小鬼”编了班

一九四〇年，抗日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，抗日烽火越烧越旺，形势越发展越好。山东省沂蒙山区根据地更加巩固扩大了。就在这年七至九三个月期间，遍地青纱帐竖起，敌人的扫荡无法进行。在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山东分局领导下，鲁南、胶东、鲁北、湖西、沂蒙各抗日根据地的代表，集合在沂水、临沂之间的青驼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，成立山东省的政权机构——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（简称战工会）。除了各地区党政军派出的代表以外，还有工、农、青、妇、文、武、儿的代表。工、农、青、妇救国会这是大家知道的，什么是文、武、儿呢？抗日的文化界——小学、中学、文艺工作团、宣传队、报社，这不是文吗？民兵不是武吗？儿童团简称“儿”，不过儿童团受青年救国会的领导，所以他们的代表包括在青年代表里了。总之，这个大会代表性够广泛的了。我们别忘了，还有开明士绅呢。一部分地主绅士参加了抗战，也应该有代表参加大会。

为什么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址选择在青驼寺呢？因为这里处于沂水、临沂两县交界的地方。两个县的日寇和汉奸队都轻易到不了这里。要是大股敌人出动，刚离县城，我们的侦察员就会有报告了。青驼寺是个小庙，垣墙破烂不堪，除了三间正殿供佛像，没有别的屋子。佛像不知道哪一年就没有了，只剩了少门无窗的三间破屋。可是这里有三棵两人合抱不拢的大白果树，院子里一棵，寺门外两棵，青枝

绿叶，长得很茂盛。有一棵在离地一丈多高的树杈上还长了一株枸杞，长条下垂，垂到人们刚刚够不到的地方。在门外这两棵白果树荫下坐千多人不成问题。就在这儿搭了一座作为会场的大席棚，借了足够用的板凳、杌子和椅子，在旁边安了一个大厨房。代表们都住在青驼寺周围的村子里。群众把自己最好的房子腾出来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让给代表们住。那天，山东省的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幕了。会场里贴满红红绿绿的标语，悬灯结彩，周围村庄的群众敲锣打鼓齐来祝贺。代表们白天开会，晚上看文工团演戏唱歌，好不热闹。大会开了一个多月，传达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，选举了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的成员。大会胜利闭幕的时候，高粱、谷子大半收割了，临沂、沂水、莒县、赣榆四县的日寇才联合出动。警报传来，一夜之间，代表们各回各地区了，席棚拆了，桌椅板凳送还了。敌人布置了四面包围的阵势，打了一阵枪炮，攻上来一看什么也没有了，只有三棵白果树和一座小破庙留在那里。敌人发狠，没处泄气，把小庙烧完了，白果树烧死了两棵，只剩下一棵了。

山东省战工会成立了以后，山东省有了抗日民主政权，山东人民热烈拥护。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投降派想尽办法要摧毁这个政权，破坏山东抗日的领导中心。八路军总指挥部为了保护山东省战工会，挑了一批优秀的战士，编成警卫连，任命张勇全为连长，余克政为指导员。警卫连这个称呼不能对外，外面传出去，就等于告诉敌人，这个警卫连警卫的一定是个大机关，不然，怎么会用一个连来警卫。对外开始叫做第一连，叫了一个时期，改称第二连，又改称第三连、第四连。到此为止，以后就叫第四连了。第四连有四个排：一、二、三排是战斗排，平时侦察敌情、站岗放哨，一有情况就阻

击敌人。四排是个勤务排，任务就复杂了：第一班是通讯班，负责保卫领导同志的安全和传送文件，这是由战工会的委员、部长们的警卫员编成的；第二班是炊事班，管理战工会全体人员的伙食，大灶、中灶、小灶俱全；第三班是饲养班，管理战工会的驮马和坐马。最特殊的是第四班，是九个年约十三、四岁小同志组成的。

在四排四班的九个小孩子里，只有杨世有是有来历的。他是沂蒙山区人，父亲早已去世了，哥哥叫杨世德，兄弟两个跟娘过日子。日寇进入沂蒙山区以后，实行烧光、杀光、抢光的三光政策，在逃难的路上，这娘儿仨被日寇追上了。他娘不甘心作日寇的俘虏，跳崖摔死了。两个孩子，把娘葬埋了，投奔了八路军，参加抗日。杨世德十七岁，马上入伍了。杨世有不够年龄，暂时留下，等着进抗日小学。战工会成立以后，就先派他来这当小勤务员。全班除他以外，谁有多大岁数，家乡在哪里，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。他们来自四面八方，五湖四海，没有两个人是同乡或者有家族亲戚关系。其中有两个姓王的，先来的一个叫小王，后来的一个再叫小王就分不清了，因为他脸色黑，人们就顺口叫他小黑。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所到之处，弄得中国人民家破人亡，使这些孩子无家可归。他们流浪在农村里，饿了讨口饭吃，渴了到小洼小河里用双手捧点水喝。他们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：日本鬼子杀了我的爹娘，烧了我家的房子，我总有一天要报仇！他们见过形形色色的军队，看出这些军队虽然都口口声声说抗日，到了村里捕鸡捉鸭抓壮丁，和汉奸队一个样子，谁也不打鬼子。只有穿草绿色军装、帽上带着个红星、臂上挂着白底蓝字“八路”符号的军队好，不打人，不骂人，不拿老百姓的东西。靠近他们身旁的时候，他们笑嘻嘻的，摩

弄你的头顶，有时还往自己的手里塞一块窝窝头。他们今天从这里走了，过了仨月俩月又来了一批，也认不清是不是还是从前那些人。他们走的时候，孩子们舍不得，就跟着他们走，直到跟不上了，被丢在后边。有的孩子紧紧地跟着，队伍走到哪里，这孩子就跟到哪里。部队用什么办法也撇不开这些孩子，只好收留他们。这些小八路都是这样来的。

这些小八路成了战斗部队里的“包袱”。作战的时候，不能带着他们；安排在村庄里没人管理，常常违犯群众纪律。战工会建立了警卫连，正好把这些小八路管起来。他们在这里可以学习点文化，给首长们打饭提水，作点勤务。从太行地区来的人把小孩子叫做“小鬼”，这称呼也带到沂蒙根据地来了。人们顺口叫他们“小鬼”，他们的编制是四排四班，可是没人叫，“小鬼”班倒是叫顺口了。

小杨是最早来的一个。他的体格按十三、四岁的孩子来说，是不算矮的。圆圆的脸盘，一双大眼睛，小嘴能说会道，手脚勤快。只要有工作，不论是谁叫他干，他都急忙去干，大家都喜欢他。跟着哥哥在战斗部队呆了一年多，也知道怎么打枪、怎么甩手榴弹了。每个“小鬼”初到班里，都是他接待，所以他和每个“小鬼”都熟识。

“小鬼”班编班的那一天，四排长来了，余指导员也跟在后面。上午开饭以后，“小鬼”们正在住处吵闹，小杨远远地看见连排的领导来了，连忙摆手要他们静下来。排长、指导员来到近前，小杨喊了声“起立！”这群“小鬼”呼地站了起来。排长讲话了：“小同志们！我代表连长宣布命令，你们九位小同志编为第四排的第四班。”“小鬼”们听着高兴了，又骚动起来。排长一摆手，让他们静下来又宣布：“任命杨世有为第四排第四班的班长，大家同意不同意？”应声是整

齐热烈的：“同意！”排长又温和地对小杨说：“小杨班长，你推荐一个人作副班长吧！”小杨的脸红红的，脑子里转了转。指导员插话了：“讲啊小杨，看看谁合适？”小杨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小王好不好？”指导员和排长同声说：“可以。”排长把小同志们每人扫了一眼，突然喊：“站队！”小杨立即站了排头，小王跟上，孩子们自觉地站成一列。四排长又把高个儿排在前头，矮个儿往后排，排好以后喊了声：“立正！看齐！”他把往后缩的向前拉了拉，向前拱的往后推了推，看了看，站成一条直线了，又喊：“向前看！”这样严肃的口令和举动，使这些“小鬼”们都正经起来，随着口令动作。排长一回头向指导员举手打了个立正。指导员向他点点头，走向班列前面，说道：“小同志们！你们的任务有三项：第一是学习抗战道理，长大了好打敌人；第二是给战工会首长服务；第三是组织驻地儿童团，和他们一起站岗放哨。听见了没有？”大家齐声答应：“听见了！”指导员又重讲了一遍，然后排长分配“小鬼”们的工作：小杨留在连部作通信员，其余的八个“小鬼”都分配给战工会的委员、部长作服务员，帮助打水、扫地、收拾房子，转移到新驻地后搭铺，借桌椅，找灯碗领油等等。总之，所有的零碎事情，都由他们来办。

战工会除了委员、部长以外，还有一位秘书长。秘书长姓刘，年纪大约有三十岁，大高个儿，宽肩膀，浓眉大眼，高鼻梁，说话瓮声瓮气，举动直接痛快。战工会机关平时的一切事务都由他管理，有了敌情，他就是战工会方面的指挥员。别的委员、部长都配备一个警卫员，一个“小鬼”；他配备了两个警卫员，一个“小鬼”，以便轮流出外送信，并和内部联系，小黑就分配到他这里。其余的七个孩子分配定了以后，小杨就带领他们一个一个到部长或委员那里去。到了

首长门前，小杨喊了一声“报告”之后，就进了屋子。“报告‘大爷’，给‘大爷’送了一个小通信员来。”委员、部长们早已得到通知要给他们配小通信员，所以都不加拒绝，只是端详了一阵，说一句：“留下吧！”小杨就退走了。姓张的叫“张大爷”、姓李的叫“李大爷”。委员、部长嘛，为什么叫大爷？这是保密规定。如果委员、部长的称呼传出去，人家就会知道，这个机关驻军里边，一定有大官，不是一个普通机关。叫“大爷”，人家就猜不透了。小杨在这里熟了，谁姓什么他都知道，可是名字叫什么，就不一定知道。新来的小通信员连姓也摸不清，叫“大爷”就完了。

给委员、部长添了小通信员，办事不多，麻烦却不少。这不会给领导加负担吗？不会的。委员、部长都有警卫员。这些警卫员是从连队中挑选出来的最优秀的战士：抗日坚决，顽强勇敢，机警灵活，组织纪律性强。他们在平时担任警卫、通信和照顾生活的各项任务，遇到战斗可以先一身顶住敌人，让首长脱离险境。来了个小通信员，虽然减少了警卫员照顾首长生活的任务，却又增加了个帮助教育小战士的负担。警卫员对小通信员像师傅教徒弟、哥哥帮弟弟那样仔细耐心。一来就把“大爷”的生活习惯讲清楚，应当办的事，一一交代。除了集体学习以外，还教小通信员识字，给他们讲抗日道理。初来的小通信员还不会用针线包，警卫员还要给他补衣钉鞋、打草鞋垫子。小通信员都管警卫员叫哥哥，张哥、李哥等等。警卫员除了叫小杨、小王等等以外，也叫他们“小鬼”。开始时人家叫他们“小鬼”，他们不答应。“小鬼”班在没事的时候，就嘀咕：“人家都叫同志，为什叫咱们‘小鬼’，你答应了没有？”彼此一问，原来都认为“小鬼”这个称呼不好，谁也没答应过。有人说：“我们那里每个村都有土地

庙，庙里三尊神——一土地爷、二判官、三小鬼。小鬼是迷信的东西，谁见过小鬼来？小鬼在土地爷那里当差，土地爷不过是管一个村的小官，还不及咱们的村长大呢！他手下的小鬼又算是个什么玩意儿！”有的说：“我们那里管好占小便宜、爱使小心眼儿的人叫小鬼。这种人专爱把人家的东西往自己家里弄，自己的东西灰星也不漏。我们那里有一个小财主，开了个小铺，酒里搀上水，半斤当一斤卖，花生油加棉籽油，卖火柴每盒抽几根，多凑出一盒来，这个人，人人恨，他排行第四，人们送了个外号叫四小鬼。”你一言，我一语，都说：“‘小鬼’这称呼不好。以后谁叫咱们，咱们也不答应。”有的说：“不答应人家还是叫，不行，咱们找指导员讲道理去。”这提议正符合全班人的心理，可是谁去找指导员呢？小战士们都说：“正、副班长去。”小杨说话了：“要是光两个班长去讲，指导员会说这事是两个班长鼓捣的，不是群众的意见，不给答复。”大家七嘴八舌又嘀咕了一阵，又推出两个人来，四个人去见指导员。

晚上如果不开会，指导员就在自己住的屋里抓紧学习。四个“小鬼”们知道这时指导员准会在屋里，可是来到门外，里边什么动静也没有，不免迟疑了。想进去，又不敢，怕打搅了指导员的工作和学习。在从窗纸透出的微弱的灯光里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个“小鬼”不小心，哗啦！把门外倚着的一张锄弄倒了。猛听得屋里喀叭一声。原来指导员十分警觉，枪不离身。刚才一听有动静，顺手一按匣子盖上的弹条，盖子一张，枪就拉出匣了。外边的响声和屋里拔枪的响声，相差只有一两秒钟。就听得屋里问：“干什么的？”这时小杨不能不说话了：“小杨。”又听屋里喀叭一响，说明枪归匣了。“进来！”这四个“小鬼”排成一个小队进了屋子，小杨喊了

声：“报告！”，一齐立正举手。指导员从座位上站起，走到距离他们只有一尺的地方，两只光芒射人的眼睛对他们一个个的脸上瞅了一阵，瞅到谁，谁心里哆嗦。指导员没说话，先把为首的小杨举起的手动了动，使五指并拢，又把这手推到军帽檐上。这时那三个人也自动地把手式改正了。指导员又把小王的军帽正了正。看见最后一个小鬼的军装又黑又脏，皱了皱眉头，喊了声：“稍息！”四个孩子都把手放下，脚下稍微动了动。指导员这才问：“什么事？讲吧！”“小鬼”们看到指导员的脸色放温和了，自己的心情也就松开了。还是小杨先说话：“指导员！俺班里的小同志都不愿意人家叫他们小鬼。要改称小同志。”指导员又问：“就是这个事？”四人齐说：“是！”指导员笑了，心里话，这些“小鬼”真有意思。“接着讲吧！”一个“小鬼”说：“土地庙里有小鬼，那是迷信。有的人爱占小便宜，使小心眼，人家叫他小鬼。小鬼这名称不好，给我们改一改吧！”指导员听了，哈哈大笑，笑中又冒出了一声“小鬼”。“‘小鬼’们，你们听我讲一讲‘小鬼’的来历：西北地区，包括陕甘宁边区，就是延安那里，毛主席、朱总司令那里，小同志都叫‘小鬼’。‘小鬼’不是坏称呼，是爱称呼。长辈们看到小孩子可爱，看到小八路可爱，顺口叫声‘小鬼’，多么亲切呀！咱们沂蒙山区的人对聪明伶俐的小孩，也是叫他‘小鬼头’吗！”这一解释，“小鬼”们都开心了。指导员又问道：“毛主席叫你们‘小鬼’好不好？”一齐说：“好！”“答应不答应？”“答应。”指导员又问：“朱总司令也这么叫呢？”“好！答应！”“小鬼”们活跃起来了，拉胳膊，抱腿，把个指导员拥起来了。指导员要他们放手，接着问道：“你们知道咱们团长是什么出身？”小杨自以为知道事多，就说：“老红军。”指导员轻轻地点头，又摇头，说：“对了，又不

准确。”小杨和那三个“小鬼”都愣了。指导员说：“是参加长征的红‘小鬼’。他跟着毛主席、朱总司令爬雪山、过草地，长征两万五千里，历尽了千辛万苦，锻炼成一名钢铁战士，这才赢得了红‘小鬼’的称号。那时他才十五岁，现在他二十多岁了，作我们的团长，领导我们打鬼子。你们说‘红小鬼’光荣不光荣？”四个“小鬼”齐声喊：“光荣！”八只眼睛露出了激动而满意的光彩。指导员又反问了一句：“要不要‘小鬼’这个称号？”“要！”

这四位“小鬼”代表回到班里把指导员和他们的谈话讲了一遍，全班都沸腾了。

二、“小鬼”班的鬼点子

把一群失去了爹娘的爱抚，无家可归，流浪在农村的孩子们，收容下来，编成一个“小鬼”班，这事还好办。要把他们训练成一批抗日的八路军战士，那可不是一件容易事。他们天真烂漫，能吃苦，可就是自由散漫，不讲军风纪，常常违犯群众纪律。自从“小鬼”班成立以后，指导员增添了一项负担就是教育“小鬼”。

“小鬼”们才编成班的时候，还不能分散到各个“大爷”那里去睡，各人把一天的勤务弄完，都要回到班里睡。正、副班长先分头到各个“小鬼”服务的“大爷”那里去察看一下：灯油添了没有？开水打好了没有？大爷的铺打开了没有？这些勤务都完成了，这个值勤的“小鬼”才能和“大爷”告别，正而八经地对“大爷”说：“‘大爷’还有什么事没有？”这位“大爷”知道这是要回班了，就说：“没有了，去吧！”这小鬼才跟着班长去了。其实，“大爷”即使还有一两件小事，也就自己办了，不一定依靠“小鬼”了。这样，班长小杨去带回四个人，副班长小王去带回三个人，都回到班里。班长喊了声：“集合！”副班长作排头，站好队。班长站到队前问道：“今天的工作完了没有？”“完了！”“唱个歌！”马上在这个小院子里响起了歌声。多的时候唱到三个，不会更多了。这时正是九点多几分，班长喊口令：“解散！”哄然一声，“小鬼”们各自去解绑腿、放背包睡觉。村子的群众有没睡觉的，一听到清脆有力的男孩子歌声，就说：“不早了，‘小鬼’班唱睡觉歌了。”

夏天早上五点钟就亮天，“小鬼”们都爬起来了。要是在驻地离敌人远、敌人也不敢出动的日子里，小号兵就到村外高岗上吹起床号，全村的驻军听见了，呼啦一声都起床，集合跑步。到了冬天，也是五点钟起床。值勤的排长在村里驻军比较集中的路口吹哨子，怕孩子们贪睡听不着哨音，总要到“小鬼”班望望，听见屋子里动作起来就算了；要是他们还没听见，就喊一声：“起床！”常常是听见班长喊“起床”，屋里才开始动作。一会儿，全班拉了出来，到院子外边整顿一下队伍，跑步往集合点集合。可是，迟到的总是“小鬼”班。有时他们超过了战工会的一伙干部，争取到了倒数第二，指导员就鼓励他们说：“好，有进步！”

四排早起跑步的只有警卫班和“小鬼”班。炊事班这时开始做饭，饲养班要给马添草料。“小鬼”班常常跟随在警卫班后边跑。这个警卫班的战士训练有素，步伐整齐，跑起步来，只听得刷刷刷的声音，夹着一、二、三、四的叫喊。“小鬼”班每次都说要和警卫班比赛，可是老是比不上。跑步中间，指导员常常放大喉咙喊声“立定！”“小鬼”班原地立定之后，指导员从班长起，一个一个检查。小杨是从部队来的，受过严格的训练，从来没有受到指责。指导员给这个“小鬼”整一整军帽，给那个“小鬼”拉一拉皮带，看到一个“小鬼”没有打绑腿就问：“你的绑腿呢？”回答是“在住的屋里”。“为什么不打绑腿？”“动作慢了，来不及了。”这“小鬼”难为情地要哭了，声音有点呜咽。指导员温和地说：“听到起床号令，快一点动作，明天再这样就要罚你了。”接着喊了一声：“跑步——走！”预令很长。“小鬼”们抖起精神，刷刷刷地继续前进了。

经过长时间的训练，和警卫班比赛，又加指导员抓得